

44







原件短缺

P1-P2



宗睦族著令聞于其鄉時雖不及訪君然心識之甚久迹者北歸道清源因識君之從弟以時及君之子本中兩人者率以鄉人子弟禮子言溫而貌恭業商而好儒有大家鉅族之風矩以時嘗得詩若干篇以壽君請子序蓋諾之而未及為也乃歲之己酉五月十三日實君始生之辰而其壽則六十矣於是以時復以書來速子不得辭焉夫古之人以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蓋人至六十始足言壽顧豈可以無慶哉卿大夫因射而行鄉飲酒之禮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示尊于一鄉不特一家也先王因視學而行養老之禮則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致優于一國不特一鄉也然則壽至六十而人之所為致賀者非彌文已之所為受賀者非侈心皆古之道也子雖不及悉君顧因其弟以占其兄因其子以占其父知君之壽必且有大焉者乎然竊有進于君者古之人豈徒壽之云尔年彌高德彌劭則由六十而踰七望八以底于期頤崑然為溪南之望則地益勝而族益華子言將益有徵焉



蓋不必貳膳常珍而三賓之尊六豆之奉鄉大夫之所舉行者今猶古也  
不必養于學杖于朝而肉帛之賜命服之華  
聖朝曠典所以申稽古養老之令者亦時見之予不佞輒先為之執筆  
如此而與鄉人共拭目俟

程氏節壽堂序

凡吾族之老而壽者必需于文以頌孀而節者必需于文以白蓋壽者  
人之大慶節者人之至行故有求者必欣然應之然壽者什九節者什  
一節而壽者益加鮮焉是豈可不頌而白之以為吾族之勸哉槐塘族  
人秦亭甫之配朱孺人出于塌川右族年十六來歸于程門內之事無  
不盡禮而又有高見遠識舅姑奇愛之其大者則捐已之奩具以助夫  
子復祖壟之見侵者族人迄今能道其事不幸中道夫客歿于廣德人  
誓死不貳教育其四子一女皆克有立而今則年六十矣四男者曰  
亦早世曰恩曰轍曰軾一女適崇山江氏之子諸孫繞膝而轍亦早世

生力學亢宗業將有瓜恩軾協心以植其家而業以裕由是族之老者  
無不稱其為婦少者無不敬其為母乃以其設悅之辰在二月九日將  
合慶之以文見屬噫壽出于天而不可必節本乎性而不可渝惟其渝  
者多而後有不可必者矣節而壽焉豈非天之有可必者乎槐塘之族  
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其族又得宋丞相文清公而重昆弟子孫號  
為四府秦亭出舊府之後予嘗過之文獻之風慈孝之澤百世如新蓋  
有非他族所及者然則朱孺人之節行雖本諸天性之美由于姆教之  
素而名門碩宗家規閭範之懿相胥而成相觀而善豈得謂之無助哉  
跡是以往由六十而耄耄底于期頤年益高心益休體益強德益劭享  
漸隨以為養撫曾玄以為樂一鄉慕之六親宗之將自茲始蓋仁者必  
壽作善降祥天道之公不可誣也頌而白之豈直一家之私言而已

慶封監察御史謝公壽序

尚齒與養老之禮蓋通于四代由朝廷達乎里閭故當其時禮行而俗



厚降及後世先王之制泯焉其所見者鄉射而已然里閭間相與為壽則情殷而義縟豈非老之道自古已然而禮之在人心者自莫能已邪祁門謝公之壽七十也其子壻休寧李瓊於予為同邑請一言以壽公予不獲辭蓋嘗聞祁門之謝出晉大傳遠有端緒其在元季有玉泉先生俊民者一時宿儒予每誦其遺詩知其為志士而阨不及伸者至公復以簡靖之資敦樸之行嗣其世風而公之子監察御史瑩又於不佞有友道焉為之嘉美曰七十之年昔之人以為古稀者豈不誠然哉禮仕者七十而致事休者七十而貳膳燕享之則七十者養于學優崇之則七十者杖于國蓋所謂尚齒與養老之禮如此若今謝公雖不必仕于朝而天爵在躬被恩封之典秀冠繡衣足以輝赫立而重門閥雖不必養于學而祿養之榮比于貳膳雖不必杖于國而行坐先一鄉足與正大賓大席則公之所以致壽與瓊之所為壽公者雖曰親黨之私而於勸善敦俗之助豈不兼有所得哉自今以往公心日休體日康侍御君之清才雋望躋華履身日遠以大則恩封之來益崇祿養之入益豐常珍之所以待八十六豆之所以奉九十者公雖欲避之而不能者矣雖然祝其年者非有以致隆則不足以盡老之意禮稱百年曰期願蓋人壽以百年為期而老者飲食起居動作無不待於養也綺席肆陳春酒在酌惜居異縣不得預稱慶之末輒援古典而以是期公焉庶幾瓊之情為能有以盡其萬一者乎公名用和其所居之地曰賜原其大父曰贛州知事子周其父曰處士顯光其弟曰武陵縣尹用傑公之先配曰章君繼配曰王君章有子三人其長侍御其次曰光曰甦有孫二人曰鳳曰鸞公始生之辰在歲之三月十有二日瓊之所道如此是為序

慶雲溪孫君復興六十壽序

中世以來凡遇人始生日則相親識者必有慶其人者有身昉此也夫人之有身昉此而身之立不立存乎人焉大足以名天下小足以名



鄉黨州閭而慶隨之可也或歲為之或間為之繁簡不一而吾鄉每以十年為期六十始慶七十再慶遠至于八十九十以逮乎期頤也亦然蓋考其成而致其漸云尔予家居念老之義凡以壽事請者必欣然應之其所見老者亦多鄉之名流若雲溪係君復興則亦一人焉復興之父曰竹隱翁實以齒德名一時受

恩命得冠服而君在兄弟中素以孝敬聞其壯年樂遊四方友賢豪充拓其知識為翁所竒愛晚隱雲溪上關一軒以自怡曰皆春伉儷與俱兩子競爽諸孫亦多疑然有頴脫之意焉君之壻曰石門程宣祺於予為族姪孫間來請曰外舅氏以今歲壽六十十月三日其始生之辰也願得文以為慶予嘗一識孫君知其有立而足名一鄉者矧其號曰皆春則其心廣而不闕體順而不悖氣和而不整非其德之恒而壽之徵乎慶之宜哉又吾鄉之俗凡翁之禮壻也甚恭恒置上坐不敢齒諸子故壻之報翁甚隆每誕日捐金張讌備物為養走遠道丐名筆以誇

揚其德美雖所生者不啻過焉皆厚之道也非他郡之所有也歲晏時豐塵鞅遠屏舊竹森然與喬木相映帶于高門華屋之間釀雲泉歌白雲以為君壽君顧樂之將由六十以漸而升用底于七八九十庶幾乎百齡撫曾玄而友偓佺所立于世益大則禮于朝而獲

恩杖于鄉而為賓考德稱壽者將有大書之文予言豈足以重君也哉慶雲源王君夫婦六十壽序

徽居東南萬山間自中世以來不大遭兵燹故邑多舊家能保其族至數百年者蓋他郡所未有也凡舊家率以其地顯名邑中：人問而知其為某氏大率其長者尚樸而不華少者勤力而不墮求所以保其族而不衰者又如此亦他郡之人所未有也休寧東南曰雲源王氏世居歙之西南曰篁墩之程氏世居之王氏之老者曰秦民君其從祖亞仕至陝西叅議以才行聞于時其祖均輔考隸芳皆不樂進取以隱德重其鄉秦民君事父甚孝與從弟思仁甚友謹厚淳慤一鄉之為善者



婦焉其配曰孺人程氏蓋篁墩之遷率口者賢才勤儉以佐夫君其子  
三人曰政鼎齊咸皆與肖其德而拓其產有女三人其長之婿曰程音  
顯蓋篁墩之遷長翰山者音灝以王君所生在七月二十日壬子之歲  
壽周六十而孺人所生在十月十日壽先一年夫婦偕老于一堂之上  
思有以樂其心志者謂非繪事不足宣其美非文字不足以侈其盛而  
雲源舊多佳山水有八景者鄉先生范平仲嘗為均輔處士序而傳之  
音灝乃重作是圖分韻賦詩奉以為壽請予序予聞孔子有云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仁者壽蓋山水之有資于壽樂尚矣而人之  
所以致此壽樂則有間焉昔龐公夫婦躬耕遺安可謂賢矣然疑其或  
有感于養志服勞之子向平畢婚嫁自放于名山可謂達矣然不著其  
有齊眉偕老之樂由是觀之宣王君夫婦之美而侈其盛豈不宜哉風  
日暄妍親黨畢集長者奉杯杓以升少者操几杖而侍絲竹喧闐魚鳥  
翔泳仰而看山則曰此雲峯北嶺昔之人所指以為不騫之壽者也俯  
而臨流則曰此南塘煙澗昔之人所取以為無競之樂者也歌遊仙之  
章侑沙溪之觴王君夫婦將心益休體益康由六十而七十以底于耄  
耄期頤之域而遂為一鄉山川草木之光乎予於王君生同邑於率口  
長翰山之程皆同宗也故聞其德風而序以張之不辭

慶寧國葛君廷馨六十壽序

寧國縣之西安樂鄉百二十里曰鳳山葛氏世居之歲久族蕃因姓其  
地曰葛陂在宋有干一公者以隱德聞相傳丞相王文公嘗過其家留  
題有主人胡不歸為我炊香白之句人習道之而葛氏之名益彰自宋  
迨元有拱辰者為賢令君其族益盛在近時曰桂廷馨君允明敏端恪  
能振其宗產恢業闔甲於其鄉而君年亦一周花甲矣十一月廿九日  
其始生之辰前期邑人周武嵩茂嵩奉其父命介予鄉人汪昌氏請言  
以為慶予不及識廷馨而兩周君走數百里抵休寧其意勤其禮恭豈  
非葛君之行足感於人而然哉是不可辭矣予聞之葛氏其先若玄若



洪俱習知長生久視之說踵而為仙載傳記者甚詳則壽固君家物又何旁求遠取之有然壽非難有以致壽之為難顧世豈無壽幾乎仙者而弗齒于君子奚貴焉洪範五福主于好德仁者必壽宜聖有言德固壽之本歟葛君生有至性事其祖慶童處士及其父志元公甚孝與其配胡孺人甚睦教育其子仲芳仲茂仲美甚肅閭里之不平者諭之道俾兩解貧乏者推其餘以濟之數不厭跡是觀之葛君之所積厚矣其躋于壽甚宜然則由六十而耄耄與安期羨門相揖于期頤之上殆未可知也周君不遠而求所以壽之豈非出於尚齒貴德之心不能已焉者哉予十年前嘗奉詔歸省自宛陵過湖樂站遂由叢山關入新安愛其山幽而深水清而駛林木蔚然雞犬相聞耕者漁者皆陶然聚嬉有物外自得之趣蓋武陵仇池不啻過也意其中必有隱君子居焉簡書有程不得一叩為歎乃因周君而知葛陂者正在湖樂之境則葛君之慶豈非樂道而喜書之者哉然予於是復有感焉屏居以來多病日甚恒思葛巾杖屨歷選名勝以自適于塵壒之表矧宣徽接境若東西家然他日或能訪君葛陂上和半山之詩尋炊香之盟而叩長生久視之萬一自葛氏者輒書以壽君且以訂後會之張本云

慶鮑君時瑩六十壽序

凡近世人之相壽者在江北則每值其始生日一為之其禮數而簡在江南則每十年一為之始于六十其禮疏而豐然古之人以六十為下壽八十為中壽百二十為上壽則人至六十始可言壽助此乎慶之而加豐焉豈不有得于禮之意哉歛崇樾鮑君時瑩之壽六十也其婿曰江村程約於予為族孫俾其弟庠生縉來休寧請一言申所以慶之者予蓋嘗過崇樾見鮑氏之居櫛比鱗次于青山喬木之間其長者少者或耕或讀淳然有古樸之風故每有愛乎其久又嘗觀于郡乘知其先在宋有父子被難爭致命以相全者當時旌其門曰慈孝鮑氏自後累累有聞人若元山長伯源國初太史尚聚燁然為一時碩儒故每有



羨乎其族夫其人淳然之可愛也其族燁然之可羨也則時瑩之壽固宜有所發以為之重而不可辭矣縉稱時瑩之為人敦本好古沉靜寡默事其大父伯齡父萬春甚孝奉其兄時泰時敏時雍甚友與其配王氏甚睦教其子勵之以儉勤遺其女訓之以敬戒由是其二子光雄光弼皆克承其緒而女之長者適溪南吳氏次者適江村之程氏亦有嘉闡焉蓋時瑩之大致如此其壽宜也非老而無所自見者也洪範五福壽之為先謂人必有壽然能享諸福以理觀之豈獨享福之為得哉固將備諸行之為貴尔孔子由十五以至七十而未始自逸蘧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矧下于聖賢者哉故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若鮑君之行所以淑其身成其家而無訾于鄉評者如此豈以壯而健老而弛者哉鄉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以漸致隆至九十而後六豆此壽之見重于鄉黨者養老之令七十者而肉帛之賜八十九十者錫冠服榮其身此壽之獲通于

君上者吾知鮑君由下壽而中壽而上壽為大賓于一鄉又進而膺天子之榮賜以名于一時使人稱之曰此棠樾里人賢而老者又稱之曰此慈孝後人老而賢者每十年一為之亦且有不一之書豐其禮致其壽烏覺其時之為疏乎予自江北還江南其所以壽人者蓋不可以數計然實無奇語可以為稱觴者之重特申其禮意云

壽意圖慶髦田吳處士暨其配汪孺人序

吾新安之人僻處而好古俗簡而性樸凡一切慶事陟于紛華者皆不行獨以壽為禮之甚勤而恭蓋子弟之於老長與夫宗族鄉閭親戚友朋自六十始必一為之其為之又不足以幣不以酒肉而以文重其文之致慶也以詩以詞而不足則以序以記以傳又不足則以圖壽至於以圖而副之文焉其為禮也斯不亦勤而恭乎自予南歸凡以壽請者至無虛日蓋應接不暇而其情則有不能終拒者焉弘治辛亥冬歛長翰山族孫曰啓者嘗詣休寧告予曰吳處士正芳世居髦田其配汪孺



人世居叢睦坊啓之外舅姑也處士孝友而淳碩以善人稱于時孺人  
媿之聯德偕老二子曰普康普助皆勤慎克家而一女歸于啓焉孺人  
設悅之辰在歲之二月四日處士懸弧之辰在歲之六月廿六日於是  
皆年週一甲矣啓無以為禮則託諸繪事者為壽意之圖願得宗長之  
文以張之久無以應也壬子春二月三日予在南山精舍啓復來申其  
請甚堅夫固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惟其欲而不可以必得則  
隨其老長之所至而致隆愛之至也愛之施必由親始外舅姑有父母  
之道焉宜啓之為斯圖而有請于予也雖然東王公西王母與古安期  
羨門之儔壽之出于人者也勾曲之山方壺之水與凡丹砂石髓之流  
壽之出于地者也青霞絳雪與夫沆瀣之氣弧南之光壽之出于天者  
也青鸞白鶴以暨蒼鹿玉蟾之屬壽之出于動物者也喬松慈竹與夫  
後凋難老之本壽之出于植物者也蟠桃肉芝與夫青精胡麻之類壽  
之出于飲食者也華陽之中紫銷之衣與夫星冠鶴舄之類壽之出于  
衣服者也鸞笙鳩杖以及藥籠茶竈之輩壽之出于器物者也凡世之  
所謂壽者舉而付諸一圖則啓之所以致壽于處士孺人者可謂至矣  
予復何言雖然德者壽之本也洪範五福先壽而王于好德孔子論壽  
歸之仁者壽而有所歉于德亦奚慶之云惟其德也而後慶之者非溢  
美當之者無愧色若處士孺人之所為壽與啓之所為圖而宣之者予  
烏得靳不一言以為之重哉吳之先出番君孺人之先出越國公其流  
澤甚遠兩族相高而子孫多賢者若處士孺人可見矣他日由六十而  
七十八九十以底于期頤所以慶之者益勤且恭當有名繪筆以暨  
巨公之文重一鄉而鳴一時又不但如此而已

槐塘程處士慶七十壽序

成化壬寅冬予以服闋將入朝吾宗居歙槐塘有世徹處士者年開  
六袞一宗之人相與請予言壽之維時處士之族弟儀轍族姪陽寬或  
舉于鄉或肄于庠奉觴稱慶聞者嘖嘖而處士一子曰浩隆兩孫曰希



聰希明皆克家為養見者又無不謂處士淳樸之行有于躬平直之譽  
昭于人勤儉之操成于家故樂有壽年而為一宗所敬禮如此今弘治  
壬子處士壽開七袞而大理江氏以姻好復相與來請予言蓋十月四  
日其始生之辰也因竊嘆之人生穹壤間年不能無老壯之漸情不能  
無離合之感跡不能無顯晦之異予昔壽君而北上今被放南歸而復  
壽君則上下十年矣昔之舉于鄉者若儀今為朔州守若寬今為光山  
令肆于庠者若陽今升為國學若轍則新得雋于南畿矣昔之為子若  
孫者少而壯而老少者有子而壯者亦抱孫矣惟處士歸然一宗老  
成人齒髮不衰而益健行譽不替而益隆門閥日益新貨產日益拓人  
之敬禮而壽之者日益衆予雖欲已於言烏可得而已哉予昔壽君謂  
六十者壽之始也以處士之所積固將踰七十而八十九十以臻于期  
頤以今觀之畧驗矣年愈高而德愈進德愈進而年愈高所謂八十九  
十以臻于期頤者將次第驗之於後來使見者愛慕聞者興起將不有  
甚于今茲者哉予不佞荷

天子大恩復見微不克與處士一再別矣然樗散之資何補于世終當  
乞身與田翁漁子尋樂于水雲山月之間則後來為壽者安知不仍有  
取于不腆之詞以叨醉于槐塘之上哉年之老壯情之離合跡之顯晦  
固不足較也處士名正福字世徹其先有宋丞相吉國文清公為重故  
所居稱正舊上下四府子孫不下數百人衣冠之盛甲于歙中處士所  
居曰舊府出丞相弟元吉之後予屢有文字記之蓋更僕不能盡云

送浙江大叅陸公還崑山詩序

走被 召北上以弘治癸丑春二月十日道出富春門述職報下浙江  
大叅陸公文量將歸崑山所部吏民咸相訝不懌疑以為未然明日至  
杭城首見公問故公輒然曰是矣某起書生位三品歷宦途幾三十年  
所以圖報

上者惟日不足顧其髮種齒力備子獲與計偕門戶丘壘無可藉而



理者去志十九矣乃今遂其私甚善因賦一詩以識別無幾微不足意見詞色間走不覺悚然曰文量之所養粹矣又明日方伯劉公時雍合同寅諸公餞走西湖上酒半起曰以陸公之學識行能宜遠且大而遽去友朋僚案間所以惜睽違而感疇昔者不能不見于言先生於陸公同年友也宜亦不能忘言走起對曰諸公之所存厚矣顧在匆卒中淪落以來舊學廢荒其何足為文量之重而當諸公之託哉於是劉公遣人尾舟至嘉禾以必得為請則為之言曰古君子之學為已而已在人者不與焉故進不以喜退不以戚其喜與戚在吾學之力弗力行之修弗修爾學力行修而世不見與其責豈在我哉進必有名退不以訟如此而已若吾文量非嘗究心于為已之學者哉崑山視杭東西家爾以一舟載圖書順流而下不日可達問其水某丘而登涉焉燕其父老進其子弟相與考德訂業期有聞于斯道以成後學而振頽俗使人知士之進退皆有裨于斯世其遠業至樂豈常情之可及哉諸公倦乎惜睽違而感疇昔若不堪者豈直出于一時友朋僚案之私而已哉因書以復劉公亦豈直同榜交承之好而已

贈浙江按察使閻公赴任序

弘治六年當天下藩臬郡邑官入覲之歲  
聖天子慨然思復

祖宗舊規公黜陟之典蓋自大吏以及庶僚或既黜而留或既留而黜一惟公論是從海內小大之臣竦然退聽知上之不徇于一偏以建大中而興治功咸思激昂以副 德意千載一時也既而吏部以藩臬之長負關 聞有 詔揀任務出至公蓋有一再進擬而未當

上心者惟山東按察副使關西閻公首被 旨進浙江按察使方是時閻公奉 勅督兵備于臨清 詔臨之日其吏士相與慶于官其商農相與忭于下曰 朝廷用人公道若此我新安之客臨清者視他郡為多又聚謀曰公不遠外四方之人矜其羈孤戒飾其弗率為惠甚公而



不敢以私瀆盡贈之言值予被召北上尾舟以請予不得辭焉惟浙東西地數千里財賦之殷士民之秀兵甲之富為天下第一按察分五道以覈其政之仁暴民之枉直與其吏之廉貪動怠然必總于使而後決使之責重矣而近者歲大侵

主上不能無南顧憂至臨遣大臣出內帑以惠待哺之民則今之為使者不加難于往日哉或以為歲侵救荒有司職也非憲司所得預是大不然夫刑以輔治也祛政之暴雪民之枉而律其吏怠且貪者然後惠政可施而瘡痍之患可復孰謂憲司之一于刑而不關于民命哉闔公起進士為侍御數年直道正言無所比見稱士夫間甚久臨清當南北之衝公治之又數年操愈勵而盜弭訟平有成績焉茲之往也仰

聖政之公于用人而喜念

聖情之軫于恤民而憂益將以大公倡其屬弘其施拓其所素蘊而求以副上下之厚望也必矣不腆之言其何足為公之重哉獨念予於

公之兄大叅公有一日之長公不棄而禮予良厚公之從子侍御君只嘗同處詞林契誼之深殆非一日之雅者比故於公之行而不能已於言若此亦豈特一鄉人之嘗傲惠而已哉鄉人之請予文者為吳恕而下若干人

### 贈王君寧之知交河縣序

王君寧之將赴任于交河以歲晏冰合不可行小俟于京邸而以今仲春就道凡我新安人仕京師者相與醪而餞之又請予言為之贈予觀王氏居祁門之安定都曰大獻者唐季為兵部尚書有保捍鄉井功人至今德之其後遷邑之查源而族益盛至君之父以善士聞昆弟同足甚睦蓋碩宗也君少入學為諸生業春秋有聲以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凡六上禮部弗利而學益邃乃以弘治癸丑用吏部銓授知交河縣事蓋老生也夫以老生而出于碩宗斯其心不騖而持已廉其才不匱而慮事審以筮仕而得一縣于河北殆易爾亦何俟于人言然竊聞之



交河之為縣也境狹而土斥後繁而民勞蓋恒喘然有不堪其命者焉矧舊歲來夏暵而種不入秋潦而實不收冬大雪而凍殍盈路不可數計其官帑之虛實民力之窘紆不問可知也然則以下邑而當大侵雖不滓之廉不羈之才將何所施而後可稱其責哉是必有道矣天下之事成于勤毀于怠遂于漸斃于迫凡有官者皆然而郡邑則有甚焉君之往也推所學以施于有政之涉利害者次第為之積吾之誠以孚于上下而不敢自放于一日使民之勞者蘇飢者飽天瘡者獲更生流亡者復故業則將處困而亨易歎而豐凡一郡二州十六邑之良吏必推王君曰碩宗老生有人焉旌擢之典將自茲始豈不足為桑梓序校之重哉交河之前今為歛洪君克毅近以異政召還將有臺憲之擢王君實代之兩人者皆與予同故鄉而河間又予中世之所家也故於君之行不能不有言以致愛助之意

贈張君廷曙知孝豐縣序

成化甲午秋應天府鄉試報至京云有徽之人魁一經者詞林諸君子笑顧予曰是必春秋魁邪意我郡人素多以春秋名者予笑應之曰安知非他經也已而張君廷曙以易經魁多士由是君之名一日聞四方論者以為當復魁南宮而君數奇凡屢上不第弘治癸丑夏始自吏部銓廷授知浙之湖州孝豐縣云君平日慎操履有識見遇事可否入誠偽即以言或規之其為學博而知要古文詩賦皆能亦恒有奇語予被放里居與君家相近每好天日必出尋勝處相邀嬉嘯詠山水間不復問世事每數日不覺必相招致傾倒乃已既而君入京師予亦被召北上追惟曩時遊從之樂有不勝其惘然者矣君將赴孝豐過予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我邪予不覺懽然曰誠無可以益君者君家世易學則凡所以居官事上處已蒞人豈有出於子之易者哉湖州古吳興郡有佳山水可樂而孝豐實新初縣民未孚事未集亦大有可虞者取子易之一二引而伸之使暴者馴焚者理困者紓則庶乎子易之不為



空言而儒吏之效可幾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決民用而謹幾微其大要主於中正而已如以中正而治一邑則將無往而不吉其何有于新故哉雖進而一郡又進而一藩入佐

天子而澤萬民亦何加焉此吾之所望于君亦君之所自負者餘不足道也予家中世自休寧播遷河間君父教授公舉正統辛酉鄉試嘗以河冰登陸過焉先曾大父尚書喜相語曰吾家一孫亦新舉子呼使禮賓叙鄉誼即先少保襄毅公也其後君弟復聯姻程氏而予獲友君情好孔篤今一旦遂遠去作縣其能不慄于中邪雖然士之所志者遠大而不安于近小蓋其上道德其次功名緬仰古人炳然在目君能不勉焉求無負其所學而增光于桑梓也哉是為序

贈進士汪君知永新縣序

弘治癸丑之夏五月吾郡汪君仲深受命出知江右之永新縣既拜謝矣進士程君良輔嘗從游仲深謂宜有贈言為君之益以予方被

召入詞林因見屬焉予固辭曰是將何以為君之益哉君叩守時夫之嗣子起歛儒生志銳而學穎遂得雋南宮而入對

天子之廷天下事蓋嘗極言無所隱一時賢豪計無所與讓其何有于一邑而鄙見亦何足以益君良輔固請曰是鄉曲之義不容已者宜無辭焉則為之說曰士為學出身蓋莫榮于進士彼位承弼佐化理而澤民生固鮮有外此選而來者父之於子也思其成之難而企其為顯揚之地者亦莫先焉然則因其選之榮也而持之勤本其望之深也而守之慎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器之至於遠且大也不日可冀乎且君昔之所策于廷者言爾未見之行也所以昭其庭訓于一時者名爾未既其實也今焉以命吏而司百里之民則凡可以見之行而責其實者將何所諉哉行之力足符其言以上無負于

當守忠之成也實之孚足稱其名以下無負于叩守孝之徵也夫忠孝士之大端其能有諸已而不失者非勤慎之謂乎相若周公而勤不違



聖若孔子而慎不忘跡是觀之則吾曹之所宜究心者從可知也永新在江右號文獻之邑能與民同好惡而溥其澤下之仁謹其事上之禮固其守身之節吾見他日起良吏號能官而被旌擢之典入憲臺肅至度以大其春秋之學為桑梓之光者非仲深而誰屬乎敢以是為贈用自附于直諒之義

贈工部主事張君序

江寧張君珏獻以弘治庚戌進士第銓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往蒞清江提舉司營造事其友進士鄭君嘉言與同鄉士賦詩餞之而以序屬予夫士為學有志當世蓋無非已分內則無一事不當究心焉故出而為世用則凡禮文法刑泉穀軍旅一聽其所以用我者取吾學而施之無徇時無私已要不失吾之所志焉爾今君筮仕而以水部蒞清江若無足展其所蘊者然君子之學豈以小而難易而漫弗之省哉世固有易其事之小而至于僨職者矣亦固有不取不慎諸小者而卜其

可大受者矣君何擇焉清江提舉司在國初固一遠下有司職其何煩于王官出蒞之而規之于未利哉蓋自我

文廟徙都于北國賦一仰東南轉漕之粟凡四百萬石漕粟之舟亦二十萬艘恒命文武大吏建節淮上以中制之由是清江提舉之職始重遠下有司豈足當之而水部之臣不得不遴選以行焉蓋其利溥則其責不可不專其責專則其人不可不慎理勢然也張君豈可諉以為常選而易視之邪提舉司之日所斂于民者幾何日所給于兵者幾何斂之過則民病給之寡則兵疲二者將安所折中哉是必有道矣士平日所學者其志固將大有為于世也况一有司之職哉昔明道程子以御史裏行出監洛河竹木務考亭朱子以直秘閣提舉浙東茶鹽蓋用王官出蒞有司自宋已然以兩大儒而領竹木茶鹽之職不以不屑而盡厥心焉則君子之學誠不以小大為難易也張君勗之君之先伯祖士謙先生起永樂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典機務于內閣為時聞人代



有宦業至君益負志力學以衍其文獻之傳於斯行也將必有卜其可  
大受者矣予不佞承乏詞林於士謙先生為後進竊景慕其人君與  
言又予丙午秋闈所得士愛莫助之而特以所聞及其詩俾觀者有徵  
焉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管墩

文集卷之三十一

序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致政榮還序

弘治六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東鹿賈公凡三疏乞罷政歸老

上不許

春復上疏辭益堅乃許之

詔給驛還鄉有司歲給祿二

十四石及從者四人公時以告在家得

肯起謝十日就道侍郎徐公

謝公率僚屬設祖帳都門外而以贈言屬予予素辱公知歲時還往非

一日雅亦將有以為公贈者惟中古以來士鮮自重年及而不知止必

俟乎謫于言數于事厭薄于人而後行使上下之間不能無憾豈古今

人誠不足相及爾邪公事

英祖

考暨

自御史歷佐外臺進都憲少司空正位六卿兼輔 儲極所巡歷



則抵湘西至陝走山東西河南北又奉璽書督二關鎮靈武視畿甸  
足跡半天下匡時之策活民之功禦侮之績彰在人口不置其長冬官  
最久績羣工省邦費繕太室而與大政其勞多其勲著樸茂之行介慎  
之節始終不渝殆近所未有也然公以守邊苦寒得未疾不任朝謁  
頌其精力健且未及引年之期坐理省事無弗可者而章上至再三得  
請乃已蓋深晚節而不貪其所可止者古大臣之義也

聖天子以三朝舊臣不可釋故於其告歸也優詔慰留至四請而後  
從之班公廩以佐其養昇從者以給其勞恩有加焉蓋示殊禮而不  
強其所不能者古聖王之仁也義盡則事上之禮得仁洽則逮下之恩  
溥若是山非繁一人之重輕而已東鹿去京師六七百里安車坦途  
不日可成之父老子弟奉几杖而候警效者絡繹于庭寧不噴三歎  
曰悅有之數厭薄而後行者賢不自遠矣其歸榮哉比使後來者知  
自里而行心戒其為士風之勸不又多乎哉予不佞嘗僞冒史官竊

窺公之予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蓋千載一時不可弗之紀也  
故囚二請不辭而書之乃若釋軒冕之羈而獲田園之適如鏡胡  
香山故此便私計非所以屬公也

周公贈行詩序

予嘗讀雲漢之詩仰見宣王之謹災恤祀省躬憂民其一念之誠至於  
易災為祥更歉為豐使主德盛而國步亨雖去之千載誦之惕然如生  
其時感其事者又因以知其臣若仍叔之為賢而詩之教可與政通不  
誣也乃弘治七年春言者以南京帝業所基而去冬有風雷之警宜命  
一大臣奉奠孝陵禮部為之覆請

上凜然是之顧在廷之臣以親以賢蓋莫有踰于駙馬都尉周公者乃  
為告文寓省愆至意副以香帛致齋臨遣又賜璽書飭其行蓋儼如  
皇祖之在宮也於是公頓首陛辭即日就道凡朝之大夫士自尚書  
倪公都憲大理二屠公給事孫公以下多形諸篇章為贈而平江伯陳



公屬予序仰惟

聖天子謹災恤祀省躬憂民之心宣王之心也在廷同德之臣於公之行而有贈言之舉意擬于仍叔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願忠與善之情一也吾知公晉謁太寢之下精恪一心以達

帝命俾我

皇祖降監

聖天子孝誠而孚佑之諸福畢臻海濶有晏視宣王之盛德大業儷美無極後之誦其詩者知親臣之中有賢如公焉是宜序之以申警乎執事者公號上庭嗜書博雅喜為詩茲行也周履山川而感于聞見亦必有不能言者復命之日予將請而觀焉則公之所以副

隆委而

里使華者益可徵也

貝州按察使汪公序

弘治六

秋七月三日實

今上皇帝誕誕之辰凡方嶽大吏悉表上京師以慶而山東按察副使

新安汪公布顏實預在行公抵東昌而得報云有旨已進公貴州按

察使矣云

小師陛見之明日始入謝慶禮成而後入辭往赴任焉監

察御史

石廷獻詣予言曰前此七年吏部嘗進擬汪公山東按察使

不果乃今以副憲有今命焉凡知公者孰不為之喜而况有桑梓之

義者哉是宜有言為祖道之贈敢以請而予於公有嫻好不獲辭則告

之曰凡吾人之所以為公喜者豈不以其滯之久而身之難哉古之典

銓者任資格若裴光庭或失之固不執例若寇萊公或失之通仕途詭

譎非一日矣而中世以來益又不然意在資格則曰是豈可以系令甲

哉否則曰是其人之才智宜擢之不次也蓋一切以造命自任故滯之

久近與身之易難誠有非輿論之可預料者矣雖然士豈以是易其平

日之所操者哉其滯也不以戚取安吾分而已其身也不以喜懼吾職

之弗勝也夫如是則君子人矣滯之久身之難若吾希顏亦何有所加



損於其人哉希顏自進士入刑部為主事員外郎出僉憲事以副以長  
歷閩楚山西東及今貴州前後三十年足跡半天下凡難決之獄難集  
之事經希顏者決之明焦之勇蓋不知幾何髮雖亦漸變而志愈健識  
愈精政體愈熟矧當一道提刑之首任可以專行獨濟者哉吾見其職  
之克舉無難也貴州去京師西南萬里所轄皆羈縻州郡近方  
詔邊帥出兵伐叛夷其地弗靖者數歲希顏往戡展布其才猷以佐軍  
實振風紀綏遠人用副

上之寵命而答公議之少伸者名位鼎來將自茲始士為公喜且有甚  
焉大抵久世而大身者數之常也人固莫如之何也亦求為君子而已  
矣

論 四川按察使洪君序

弘治癸丑秋七月江西按察副使錢唐洪君宣之以賀  
聖壽而不退得邸報云以薦得 旨進四川按察使矣君猶到京師

禮成而後 陞辭赴任於是時鄉人翰林侍讀江君文瀾修撰李君子  
陽以尹之進擢實 異數不與常選者等宜有言為祖道之贈而屬之  
予憶在成化乙未科

先皇帝 士于廷予備員受卷洪君之名已當首選輔臣以鄉曲避嫌  
置二甲第三聞者蓋莫不惜君而予親見其事每 歎士之出處恒有  
數默存其間豈人所能置力哉君筮仕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中嘗兼  
署他司或按事四方其才之敏識之通所標之公上官實倚之而同列  
要自以為不及也吏部嘗進擬大理丞不果有江西之 命久之江西  
人無不稱其賢吏部又進擬大理少卿不果而有今 命蓋自舉進士  
及茲十有九年矣凡其學所成志可行者或佐其長或專達于

上而洗冤澤物之功及乎人殆不可縷數才猷所積聲聞所施如水湧  
山出宜其致位三品當一面提刑之責而有今日哉中古以來士或厄  
于權要而不得行或迫于衰晚而行不逮或困于謔忌而無可行之地



雖顏學伊志固莫如之何也。使君以策士居首選優游乎翰墨之場。迥翔乎班行之間。於自暇自逸如退夫如處子。則有之矣。烏能使其學之達而志之弘。有若是之燁然者哉。夫刑聖王之所重也。昔穆王命呂侯訓刑四方。所謂司政典獄者。非今十三提刑之任邪。然先儒以布刑迪民。舍臯陶而稱伯夷為探本之論。則今之長提刑者。豈可不以是為監哉。蜀去京師最險遠。其訟之難理。與其吏寬暴。庶汙之難平。舉刺從昔已然。吾見君之學與志將大有所作為。以上師古人而求以副。今天子汲用君之意。崇階赫賞。以顯君子異日者。人豈能復遺力其間乎。然予竊有告焉。蓋嘗以謂顯不顯數也。守其學堅其意。始終一致而不以時為前却。則不可諉之數矣。君寧不悉乎。是而予不能不有言者。亦愛山之意哉。

贈康君召和赴曹州判官序

弘治六年春予自新安被召入京鄉友國學生康君召和亦將謁選

上吏音符駭舟以行。至抵京五月有曹州判官之命。予往賀于寓邸。君作而有懼色曰。某不佞承父兄之誨。亦思有所樹立。而十試場屋弗利。今且倦矣。試吏大州甚恐。無以稱塞為人佐者之責。惟鄉先生何以教之。予曰。君烏用懼。是而需人言之為重哉。吾聞之。養之深則施之大。困之極則亨之初也。君之先子以進士甲科授主事。歷戶兵工三部。知辰州府。為時聞人。迪諸子以問學。而斤統綺之習。由是君之兄用和自監察御史。歷禮部侍郎。大顯于

憲宗之朝。君之弟致和為學正。鄧州嘗典文衡。京闈蓋新安以世經名。一時者必曰。和門康氏。而君數奇不獲蚤以其才見。晚乃出佐一州。殆所謂養之深困之極者歟。然其據者不足以盡所志。其蒞者不足以當新蓄以勢觀之。宦履之身宜自茲始。而猶若有懼色。然者謹其小則大者可以馴致。持其初則其終之保而不渝可知也。曹隸兗府轄二邑地千餘里。在前代號富州。嘗以建宗藩領節鎮。而近世以來。數罹水患。按



行之臣與上官分司。其勞午文書委積雖州有長貳任其責而判官實均其勞事成則其而數則咎至非操慎而力勤者亦未見其有濟也然則君之作也者亦誠有見於是而非養之深困之極者殆不足語此也君學。子春秋既足以應變而政典文式出于家庭者又足以得師吾見君之所施者日大以成名與位升上顯其親亦儷其兄向之所自懼者然更以自喜而不腆之言其何足為君之重輕也哉雖然辰州使君先友也予不及奉几杖聆誨言而獲與侍郎公文厚善學正君又予丙午京闈所論之秀也通家契分非一日之雅則於君之行安能噤不一語以自例于恒人而不少致夫愛助之意哉

瞻雲遠意圖詩序

富陽何處士秉彝年五十即為其鄉飲介賓邑大夫又恒書其行義于旌善之亭為一鄉勸蓋以德善重其人甚久處士生五男皆迪之成五男者亦皆以孝聞曰洽以明經舉弘治庚戌進士第而處士則年六十

矣歲十一月十六日其始生之辰也進士君以官守弗克致一觴膝下乃繪圖曰瞻雲遠意而相之以詩將寓歸稱壽請予為之序予聞之宣聖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先正亦有孝子愛日之說蓋知其年則思有以引其樂愛其日則懼無以致其隆皆人子至情不能已者終歲且然而况其歲甲之一周乎終日且然而况其始生之日乎夫思有以引其樂而懼無以致其隆則將如之何其可也采色不足說其目絲竹不足娛其耳於是乎為之圖以宣之為之詩以聲之使其親目之而說耳之而娛曰此吾子之情也其神怡其體休其所歷之甲子雖由六十而底于耄耋期頤之域焉可也然則進士君之所以樂親之心而養其志者不異乎人之所以為壽者歟望雲事出唐相狄梁公凡後世之懷思其親者例以為說而士之能有志梁公者蓋鮮也梁公之父雖不顯而後世知梁公之有親者以望雲之事播人口也進士君以清才妙器進為世用在他日當有 貽封之典為其親之榮有祿奉之為其親之養有



蒞官行己之業昭其親之德所志于梁公者不但已也處士居富陽山中少失恃而事其祖菊莊翁夫婦極孝迨其中歲自號怡菴放情山水以適其所適而無外慕殆有類于古之所謂逸民者吾知其年益增德益邵則進士君愛日之情益篤引其樂而致其隆則所以為圖與詩益富其志之可企于大賢君子者益大且遠矣予於石埭張進士輝有一日之長而輝與洽也善嘗與俱來本是舉而知其人之可與也以是序之俾為稱觴者先云

大司馬致政薛公八十壽慶序

世之膺備福享高壽者亦必其有拯溺靖亂足國裕民之功夫然後食其報而亦文引其慶而有餘非薄之勞而淺之積者可比若今濡須薛公先生非其人哉公之曾大父當元季從

高皇帝渡江實侍 幃幄參 廟謨歷官大司空而不究其用以終家徙瓊州公生七齡即負有九宗之志已而登甲科為地官屬以至侍郎

佐工部晉大司徒又晉大司馬嘗治水汴梁餽師二廣總餉京師贊機務于南京當

憲宗時凡一再乞休致始得請 賜勅褒諭間居十餘年而壽躋八十間以 恩例晉階榮祿大夫位一品焉蓋

英廟之臣起壬戌進士而至六卿事三朝 恩禮始終福壽並隆者公一人爾歟矣哉中世以來未有也然竊窺其所以獲是福壽者以公之在汴梁也出其城郭 王宮解宇廬舍于墊溺潰決之中所全活甚眾又浚陳留河道餘四十里而汴人始有奠枕之樂其在二廣也適嶺海凋瘵之餘悉心親畫使士無饑色民不告瘁又贊其主帥破積年之通寇而廣人始有息肩之幸蓋公平生勲績在朝著孔多而拯溺靖亂是國裕民誠有大焉此其為福壽之地而非常人可及者歟中書舍人李君珩等於公子丕有同官之好繪嵩嶽春光圖而詠歌之將以歲之十月三日壽公于第請走序之走之先少保襄毅公與公同年進士兄事



公極友愛故走以通家子獲拜堂上親几杖焉蓋目其貌則清勁古雅而側媚躁慢者自失聽其言則詳練洞達而回褻淺陋者自慙考其行則忠厚畏慎而傾險浮薄者自沮世惡有如是之大人而不膺備福享高壽者哉圖取詩維嶽降神之義又兼取所謂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者然則八十而議軍國如宋文彥博九十而位中書今如魏高允百歲而為計相如漢張蒼俾我朝有人瑞之符

聖天子行乞言之禮杖于朝養于學昭君子陽德之健示吉人晚節之堅取徵是圖可前卜者宜有巨公名筆為國家老成人頌而貌焉小子所稱述者惡足以重公而副尚齒好德者之意哉

贈知霸州徐君考績榮還序

近之為守令者多不獲以時上其績于朝蓋或錢穀之糜或簿書之糾上官必持之而士亦每患其跡之淹弗克自振焉有克振者必其才足以適用而過乎人者也然君子豈以是為得失而加諸心哉亦求盡

其職以不負其所學焉爾弘治癸丑八月知霸州長山徐君本良上其績于朝書上最廷謝而歸教授仇君東之其鄉人也請一言為賀

予素愛仇君知其友必端而不以辭則告之曰考績之典尚矣本其操之嚴縱吏之臧否而治之隆汙繫焉其法蓋均于內外而於外加詳者重民也予每見守令之以考績來者必上官先覈之而後歸于吏部吏

部覈之以送憲院憲院又覈之而後引之陛見曰某也稱某也否稱者因任否者責效于後來於是玉音可也其為勸懲甚大士惡可自例其身于恒人而不求所以稱其名哉

嘉之下民頌焉謂非其才之足以適用而過乎人不可也矧君以進士弗易徐君以其學施諸有政錢穀不足為之糜簿書不足為之糾上官

發身歷知趙之寧晉閩之松溪兩縣管上其績獲書最而進一州迨今三年其政再成則繼此而外陟大府內長部署其施當益大聲當益聞



君雖不以振為得然課吏勸功在 廟堂以為吾

君重民命而圖治理者願豈可緩哉予家河間與霸接壤時聞人道徐

君之政之良不獨其州為然凡異境之訟難平事難集者上官多以委

君計君亦嘗至河間故予雖不獲識其人而熟其名意其能不負所學

者故輒書以貽之非能以重君也用以為後會之張本云爾

贈南京刑部員外郎白君序

每歲日長至南京諸留司例有表上 賀則委其子部一人奉之以行

惟弘治癸丑冬南京刑部員外郎武進白君圻輔之寔來當是時君之

尊公自右都憲進刑部尚書 龍任方隆而君適至獲視膳者月餘其

言旋也刑部諸司屬設祖帳以餞而請予言為之贈惟古之人於行者

必有言何哉蓋將因離合之不常而致夫責善忠告之義焉言之必有

益乎其人也白氏在毘陵為巨族自永樂以來奉 廷對者六人舉于

鄉者三人政典刑書具有家法可自得師矣亦何俟乎人言矧尚書公

歷事

三聖出入勤勞幾四十年其立 朝則有匡時謀國之忠其奉使則有

詰奸拯溺之功所存重厚所履清恪君皆得諸朝夕熟耳目無外求者

縱有言亦不過迂左之常談其何足為君之益哉然古之君子不以所

已有者自足而益求底乎遠大亦不以人之已能而不以遠大勗之故

予於白君亦竊有進焉夫兩京之為仕者衆矣而君獨有親位六卿佐

天子秉禮而來供子職而後去橋梓相輝簪笏後先既盡乃公而克遂

其私求若君者真矣此誠

上之賜與其家之慶而不可兼值者也然則君何如其副之而後為得

哉惕然不以門地自侈而益晦歛然不以才力自足而益勤退然不以

譽望自多而益敬持此以答 上恩而大其世烈以繼尚書公之芳躅

斯固諸公之所為贈言而以為君之益者乎雖然君豈不知此者顧友

朋之情愛莫助之則固不能已于言爾君叔父廷臣尹崇仁以治最聞



亦以是冬考績至父子兄弟胥會一堂計相告語者非理官之良規則  
裨身之彛訓付受勤倦殆有非常情可及者迂左之言正可備祖道故  
事而已其何足為君之益哉予不佞辱尚書公之愛良厚往者同考禮  
部嘗得君從父尚寶卿宗璞考南畿又得君第坊世邦之久且深宜有  
進于君者而况重以諸公之請哉

贈成都太守魯君序

弘治癸丑冬吏部以成都闕守請擇官踐其任而以大理寺正魯君永  
清名上 詔可 廷謝曰有識魯君者喜曰得人哉魯君起進士為評  
事大理進寺副正十餘年於刑曹憲院所讞獄無慮千數重輕疑決惟  
所處而當

今上初嘗叩闕論天下事多見采納而况今之為郡及藩臬有聲者類  
自理官出惠誠宜膺是選乎哉或曰不然有司以牧愛為職理官以  
清強為能故言治者必曰措刑而予方以為稱其官何也是非乃所知

也夫刑輔治非以厲民則清強者固以為牧愛之地乎伸一人而善者  
勸辟一人而不善者懲夫然後惠可達政可理而謂措刑者推極之論  
爾豈獨施諸人者為然哉因怠棄之令而益恭案汙墨之條而益廉撫  
誕欺之文而益忠蓋古君子之律已也必刑之懷其愛民也必刑之監  
而謂今之理官為郡及藩臬類有聲者豈不誠然哉並緣其手以吏胥  
為治刻覈其中以仇盜視其民此用法者之過而豈法之過哉成都去  
京師萬里所轄幾一藩之半鎮撫重臣及三司皆治焉其地要其事劇  
其民勞非他郡比魯君以詳練之才通碩之學而司天下之平也久茲  
之往也以清強倡其僚與屬而牧愛其人其人之善者有所恃不善者  
有所警則其惠之達政之理也可必而論者益將驗夫理官之善為郡  
雖進而一藩何有哉彼一切以德化藉口無所事曰將以措吾刑使  
善者弗伸不善者日肆而已優游其間以規善治蓋未之有也吾郡汪  
公文燦自御史言事左遷歷成都守近叅政陝西魯君實代之而文燦



之姪守貞以起復至又代曾君故君之行也守貞率同官餞之請予言予於二汪為姻家且知曾君而亦竊為蜀人喜也故述或者之言為贈若鈎考治辦之嚴縱與繕徃供傳之簡繁繫有司之常者皆不著非不著也無事乎告也

### 送學士曾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六年冬吏部以南京翰林闕官長署事聞 詔下內閣大臣大臣以左春坊左諭德泰和曾君士美名上凡一再乃得 旨進侍讀學士仍加祿一秩以行蓋

聖天子垂意儒臣首選不輕畀人故特示重于庶官若此曾君卜日陛辭故事自元老以下皆有言贈而以次授之序敏政不佞適承乏不可辭惟世之持議者謂翰林之臣有簡逸而無繁勞恒竊以為未然夫翰林之臣日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無吏事則疑其為簡逸者然其學將歛之一心而安散之萬彙而合放諸四海而準非極繁

勞莫之有獲而况所與者上之為 講筵為記注為貢舉所以輔

聖學裁一代之紀而招俊乂于天下類非可以責人而代之理下之為文章為歌頌雖其用非大業所關然以之宣人情而達政宜養之不豫亦不足以酬物行遠然則官翰林者誠日不暇給而謂之簡且逸哉彼徒見吏治之冗弗勝而疑此之有宴安之適則云爾然士有弗用用之斯其操有要其出有本亦烏冗之足虞哉曾君當成化戊戌舉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時年已加長在館中退巽如後學嘗運考禮部號得人而遇蓄疹即扣闕論事更化初自南京侍讀 召還與修

先帝實錄成始進官春坊侍 講筵以有茲 命然君之生也甚健其才力精敏雖英妙或有所弗及故衆論猶惜君不亟見于用者是亦不然君子之學為已而已將何所見而後為得哉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幸免于吏事所謂日不暇給者計曾君之心豈以老壯而異邪學之愈邃則操之愈約出之愈邈亦何簡繁逸勞之有古之人蓋



有收效于遲莫而其聲實華茂炳然至今者矣前此南院為張君廷祥以親老得請歸南昌曾君實代之張君之門生為祭酒謝君鳴治其年加張兩歲謝君之門生為侍郎董君尚矩其年加謝四歲董君之門生為曾君其年又加董六歲蓋老生奇士久闕而不克自見非具眼者亦莫之識也曾君行哉所以答

聖天子慎簡儒臣之意而副贈行者之言亦惟有不負此學而已敏政在翰林最迂鈍無所與齒輒因曾君而道其職務之所得為者共加勉焉

### 送馬君知堂邑縣序

溧陽馬君世傑以鄉進士需次于吏部久之乃弘治癸丑夏授知東昌之堂邑縣事其鄉友人戶部主事史君文鑑請予畀一言時予方奉召入朝未有以應也於是馬君赴任踰年而史君亦將董餉事于淮上行矣間過予申其說念終不可無復于君者則為之言曰堂與館陶接

壤漢陳午以陶陶公主封堂侯後世因之以堂贅邑以為縣唐宋以來或隸魏或隸博即今東昌也夫堂一邑爾在漢為侯國與貴戚湯沐地當武帝縱侈之時其民之苦于供億有不可勝道者矣在唐宋屬河北介魏博間當三鎮與遼金之倂擾蹂躪之患殆有甚焉自我

高廟有國初即命將下山東還定安集其民人今百餘年而堂邑之為然又矣王賦有常而守臣各安其職分以求副德意所謂供億之苦蹂躪之患蕩無聞焉即今之為令于茲邑可不謂之幸哉推所學以自見于吾民豈有不得其職者哉雖然自比歲來山以東恒大侵曠澇不時民流亡什八九

天子惻然有東顧憂至勤大吏出大農之費以佐賑恤則堂邑之為縣又不可不謂之難理者矣豈天下之大勢困而樂而困往來相尋必俟賢者隨其力之所及為之而後可以向治邪馬君治伏氏書明于治術其居南畿所聞見博而能擇非一時迂陋者比夫其非迂則才足以



建事非陋則識足以長人推而大之無施不宜而况一邑哉今東土之  
疹者平饑者興逋逃者漸復此治幾之一始也勉哉蒞之以不懈持之  
以不矜還堂邑于樂土而功名與之偕非使人知儒吏之效若此予  
之所以為馬君贈者也

新昌縣尹佐時姪壽六十序

佐時少為績溪縣庠生性樸而學勤作經義文字恒屈其長老年十九  
即上南畿秋試然數奇不獲雋將強仕矣乃上其業太學從予遊久之  
試畿北始獲雋有司則年四十有三矣又十年始入吏部銓獲

廷授知淞之新昌縣事新昌政劇而民謹號難理佐時為之六年稱治  
蓋其始至即躬履民畝勘實而減其稅十五令再歲糧失賦者停其祿  
佐時戚然曰吾不忍為此急征也寧吾饑以俟民熟乃親勸農無間遠  
邇果連熟而賦亦完佐時自處極清約子舍出入有禁有所買食用書  
之簡以稽之其聽訟重輕惟所當不以權勢家撓故為前却訟有持至

五七年者徐解之勤倦敦諭以大義所在至使暴者革頑者化度其政  
已孚則以其暇日興校庠築義塚建津梁闢新路修養濟院而於廣儲  
蓄一事尤詳由是民之秀者有教困者有恤居不告饑行不病涉生有  
養死有蔽威行惠流盜賊奸弭其效至於猛虎就禽茄菊呈瑞部使者  
屢獎勞之以為一郡六邑之冠會巡按侍御與憲使交惡凡為其所賢  
者必致之理而佐時與焉然實無一類可指也佐時乃自請解印去吏  
民大謹走上官懇留不獲攀挽而泣送者千餘人又相與樹碑頌其功  
佐時殊不色愠謝父老曰吾方樂歸爾築歸樂窩于故山日與兄弟子  
治家講學益敦行為族黨先初佐時壯未有子晚得男曰範甚慧而  
不凡人以為善積之應而佐時年六十益健其弟素時壻馮語各以書  
來曰願有慶也佐時雖於予為族姪然實老友誼不可辭惟物之蓄久  
而發遲者其凋必後其實必堅若長松古柏之凌風日飽雪霜歷千歲  
其色不改其膏液之餘化而為茯苓凝而為琥珀往二有焉佐時以四



十登科五十入仕雖澤被一邑而弗究其所施以老則晚福之備其身  
肖子之嗣其美如松柏之茂無不尔或承者不十可知矣予故歷道其  
政績如右蓋匪獨以為壽筵之光亦將使夫郡乘之間有采循良而為  
之立傳者得有所考焉若其家世之詳與平日孝友之行已見世譜及  
他文者茲不復贅云

贈進士徐君赴寧國推官序

弘治甲寅春武清徐君文淵以進士 廷授寧國府推官瀕行有言于  
祖席者曰君方釋簡策去鈔槩無幾乃遽出為有司左簿書而右法律  
意其於吏事也夫習察何予曰不然士之學豈徒空言而已固將以適  
用也况君之祖尹東阿父尹稷山嘗有聲山東西矣政典家法具在君  
誠所謂駕輕馭而就坦途者其何有于一郡哉或曰君之先二令君所  
王者養民之政也君所佐者制民之刑也惠鮮于育與禁詰考訊如之  
何其相能邪予曰不然養民者懼傷其生刑民者懼戕其性刑者所以

輔其養也交相益而不可相無者也孰謂其歸之弗同哉或曰君畿北  
人也其先所歷者齊魯晉絳之境今寧國舊楚郡在畿之南相望數千  
里風氣不通民俗異尚吾又見其筮仕之為難也予曰不然四方者男  
子所有事也君明于經術負才達而憾其世澤之未廣也將有康濟之  
志焉其奉大對則已紆所蘊思有以自見矣試政 朝省間則又於中  
外庶務畧窺其大凡矣矧君為故太保大冢宰鹽山王忠肅公之外孫  
其得于內訓私淑于元老者有自器業之闕門閣之權遠當基于此而  
論者乃以南北為虞殆未之思乎近世著令凡御史闕員取足于推官  
之有成績者雖暫出其入也可期亦在乎勉之而已勉之而俟其成使  
人稱曰此士之有用者也此刑官之無訾者也此畿北之秀也此循良  
之孫子也此忠肅之訓澤所敷遺也夫如是則君為無負其先與其學  
而於 朝廷命官之意亦庶乎其可副哉於是衆以予言為然予早受  
知忠肅於公子錦衣揮使君相還往甚厚而休寧於寧國之太平隣境



也舊嘗受一廬亦誠私幸其惠澤之漸被有日因次第之以為贈行序  
太淑人江母陸氏八十壽詩序

古者內行不踰閭近世乃有以文字揄揚稱慶其德與壽者何哉蓋所謂不踰閭者槩論其常爾成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其親蠶奉祀相夫逮下之美風于召南而母之壽頌于魯則所謂內行者固以焯々人耳目其孰得而掩之邪今有人焉被綸封於公朝示儀軌于宦族則於其德與壽而揄揚稱慶之母亦有得於古詩人之遺意者乎太淑人陸氏世居錢唐故山東大叅江公之配今翰林侍讀文瀾君之母自其初歸大叅公歷相之筮仕黃門而有孺人之勅訓育侍讀君趾美甲科官詞林而有太淑人之誥賢智之性儉慎之德慈孝之行未始以貴而驕老而怠嫻黨師之宦族慕焉侍讀君之兄曰澄滌皆克家其弟曰深溥洵亦多在庠校世其學而侍讀君又分祿故鄉以供養太淑人安之起居康強八十伊始其德與壽視詩鵲巢米顛諸篇之所風與閨宮

之所頌者殆無歎焉於是修撰李君子陽於侍讀君同官且同鄉也以太淑人誕辰在歲五月望後一日不獲登堂拜慶命工繪王母蟠桃之圖而請諸薦紳詩寓上為壽屬予序予先尚書襄毅公與大叅公嘗同給事中號莫逆而予於侍讀君獲通家之講也久因不以辭而嘉歎曰淑人之壽與德盛矣使其聲實之不踰閭得乎然則是詩也傳之鄉人而聞四方頌其克相足風人之室頌其善教足風人之母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出于尚齒好德之心一也序而白之宜哉侍讀君以清才妙器侍 經幄其嚮用于時而振其家者未艾則太淑人心益休體益健由八十而九十以底於期頤 茂恩嘉命所以褒德而引其年者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鄙言特為之先驅云爾

送揚州同守方君考績還任序

弘治六年春予被 召北上道出揚州旅次聞揚州人談其同守方君之賢甚悉而君亦不鄙予出相見邸中目其貌聽其言懿哉君子人也



蓋審其政之良矣渡淮入徐遇巡撫都憲及巡按侍御諸公語及所部  
吏長貳在旌異之列者亦必曰方同知予心重之既抵京而君亦以考  
績至蓋君之治揚州於是歲六更矣覈于吏部曰稱又覈之于內臺曰  
稱無異詞焉於是 廷謝已將辭還蒞所任凡與君同鄉而仕于京者  
若今尚寶丞商君汝謙禮部員外郎程君愈相率詣予請畀之一言且  
更道其詳曰方君疇名文璣其字世居淳安學克而才博氣溫而行方  
領浙江鄉薦書屢上會試弗利遂舉銓士第一人佐畿內大府於吏事  
民隱若素習然循良之聲籍籍動人而君不以自侈方求舉其職之不  
暇豈非一時守貳之特出者哉商程之言如此予以是益諗方君之為  
賢而言不可已也雖然方君之政則誠有緒矣遠大之階亦將兆于此  
矣顧書有之慎厥終惟其始蓋言終之難保也君還揚州迨其績成而  
通考之祗三歲爾益加勉焉守其道而不變吾見方君之政不止賢于  
今之為吏者雖古人可企也晉服金紱以當專城之任俾有光于

朝家陟明之典則方君之所以勤其身以施及乎人者將有大焉予言  
豈足為之軒輊哉淳安本歙故地若東西家然往者友人禮部司務良  
弼實與君同所自出亦嘗道君之為人今十餘年矣蓋予於君夙相聞  
且兼鄉曲之雅故期君之深而致夫愛助之義焉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序

鹽河關太守謝君考績序

金城關君道顯知河間府事六年將奏績于朝前期以狀上巡撫都

憲公公被待御武公三公合詞以河間畿輔民方告飢而謝君在任

久民得以安不可以無君鑰俾仍舊蒞事益究厥施以俟豐歲狀下君

不果行而屬實謝君咸相慶曰吾屬自今可受成而追于吏責詎不可

以無賀以予家鄉中表言京師俾有言焉予觀天下之才必有所養而

後足以致用士之負才者往往自墮于成殆失養之過也謝君起關西

諸生舉進士被選選作養于翰林諸老先生恒進之以為大器遠業非菟

道者比而君亦自刻意問學久之授監察御史在班行中風裁隱然出

人上已而理鹽法于長蘆勘漕事于兩淮稽軍儲于四川所至侃侃有

成績而望益闕由是吏部請予上有河間之命焉君治河間一切以



愚民為務吏事精敏百廢具興凡訟難決事難集者雖在異郡涉武衛亦多委君蓋閱歲者六被旌擢之奏者四入 覲于朝而書上最者一錫誥晉階封贈六親以及其室人示褒異焉夫君一出而履憲臺再出而守大郡為名御史為良二千石雖其負才有過人者使非有所養以成之則亦烏能致聲實之若此哉彼見逐于上官取劫于同列而為民之所疾視者其相去不啻霄壤哉雖然士之養也固出乎

上而能自養以副上之求者恒鮮謝君以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同時計者二十八人今存者十五六起御史而竟終為時聞人者亦不過什二三則謝君之能自養而無失焉尤士之難也豈獨郡政之可賀哉清泉之升 燕幣之資皆 朝廷遇循良之盛典而懸之以待其人者異日今謝君其誰與歸予承乏翰林即重君斯文之推殆非一目且河間者魏之先雄在焉一塵之下受惠多矣故以君之留不能無喜計君且遷既而予將缺望于剡澤不能無感然願君之遠且大以增光斯文而

為儒吏稱首則又不能不三復以致吾愛助之私焉

參政李公二親壽詩序

雲南參政富順李公克諧之受 命赴任也將便道之蜀省其二親于堂其在工部舊同寅曹君元而下榮公之行作雙壽圖各賦一詩俾歸致慶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君言李公性最孝其仕京師即分祿為養而即其年筮獲貶封之典者再焉於是公之父自營繕主事進屯田郎中壽今七十有七母胡氏自安人進宜人今八十有三聯德偕老一鄉鮮儷又目擊其子位三品象笏采衣秦觴稱壽以致隆于膝下如此榮矣哉耆羞之老世孰無之而李氏二親獨著焉謂有子也服勞奉養之男人孰無之而參政公獨為人所稱焉貴且賢也然則諸君樂人之有親儀圖而詠歌之豈非尚齒好德之不可遏哉古詩三百篇有頌有風其體雖不一也蓋凡世之致壽于人者出于頌因致壽而可以備世勸者出于風要之其有可尚可好者必其有可述焉者也參政公起進士歷冬官屬最久



謹輸作計邦費能以腹下奉上為忠士論多之以有茲今而雲南大  
藩也地險遠宿重兵民夷襟居綏輯孔艱以公之才局當之固足以極  
士望而副 上之寵命所謂貴且賢者將益有大焉貴且賢益大則  
誥之崇其階祿之陪其賦所以為二親榮者益盛即中公夫婦樂其子  
之能養而官成則心益休體益康由耄耄而進于期頤為君子之所頌  
也益多聞其風也益勸是不可無序以論觀者豈徒以異歌童侏觴  
備壽筵故事而已哉蜀多佳山水予少嘗遊焉而李氏所居聞在富順  
之鴻鶴鎮者尤號秀麗昔人謂蜀多仙非誠仙也受氣之淑積行之深  
致養之篤有得壽之道也而不知者疑其為異吾於李氏有徵焉耳矣

送高君赴光山縣尹序

高君時宜以鄉貢進士久需次于銓曹乃弘治甲寅之夏  
廷授知河南之光山縣事凡在鄉曲者莫不為君榮率驟以慶之而屬  
予言為之贈高氏世居河間之獻縣號頌宗其為人多樸茂而文曰溥

者始以儒起家歷其萬兩縣尹有惠愛善其民時宜奉親顯 厥誠事  
况鴻臚司儀君時舉心 謙牧而不敢肆教諸子弟恂 守儀矩入庠  
序畢力于簡策無紈綺之習課僮僕勤樹藝而戒末作牢醴道醢  
之屬亦精潔以時不煩購置親賢禮賓必樂而後已家政彙修祖孫相  
承幾可為一邑之冠蓋子弟與高氏有媿好因獲交時舉昆仲間最稔  
知其詳如此今時宜一出而有百里之地人孰不意其為筮仕者宜借  
聽以自益而予則以為無煩于外求何哉孝親者奉上之推敬况者處  
僚友之道訓子弟即所以教民勤樹藝即所以養民治家有緒則行已  
之方課僮僕使各職其職而無譁則御下之義夫如是其何有於一邑  
而况政典家規炳然在人耳目者哉謹而行之守其道而不渝雖有大  
於今之責甚於邑之政吾見其無難理者世或謂人之與已也殊觀家  
事之與官政也異致豈其然哉予獨念光山之為邑也其上有州又  
其上有府又其上有藩臬諸司監臨孔多則任劇而身煩非養之深閱



歷之又詳核而通練若時宜者豈可易視之而不為之所哉  
朝廷著令知縣有成績者起為侍御及省部官屬自進士者什九自鄉  
貢者什一以時宜之才策時宜之志固將有遠且大焉豈直取足于一  
邑之間而已此鄉人之意而子嘗之以為告者時宜勉哉

陸君廷玉哀詩序

金陵陸厚仁甫之以貢升大學也亟奉其考君哀輓之什若干篇請予  
為之序仁甫性歲嘗寓書京師請詩壽其考君及相聞矣歲丙午予考  
秋試南畿仁甫弗克薦乃辱相過甚恭予因以誌其考君之賢而善教  
改能不以得失介心若此距今則九易寒暑矣於是其考君之葬已久  
哀輓之什繼之不已而況於仁甫有素者烏能辭其序之請哉人之處  
世也生樂而死哀本出人情非有所強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  
情而生足以致備物之孝而世往厭其數譏其繁豈不過乎夫禮始  
乎脫成乎文終乎隆則仁人孝子之厚其親者蓋無或不用其情也

後京輒一事哉頌其生者予弗暇論若哀其死而為之辭則羨我黃鳥  
之篇薤露蒿里之作班見乎經著于傳記其數與繁固隆之意也古  
者不葬而後以漸為之槨衾卜其窆兆置之祠饗所以安其體者甚備  
銘其玄堂之內外而又奠之文哀之詩則固將以暴其行也夫人孰不  
欲其體之安行之暴為子者本其心而為之殆出于備物致隆之不能已  
者焉計其繁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謂其無為善之  
實也况有其實哉陸君之葬也太常莆田陳公師召銘之稱其尚禮秉  
義有儉樸靖慎之行殆不誣者至於斥點金之妄却龜蒙之譜則尤卓  
卓可幾古人然未躋上壽而不及見其子之成是真有可哀者已君有  
孫鳳愿而文能割股以愈母疾今學士長沙李公賓之為書其事而傳  
焉殆君身教之懿所及君諱瓊其字廷玉嘗以輸粟賑飢為義官今不  
書而序之者深不逮德且以俟其後之昌也

贈福建按察使朱君序



弘治癸丑春予被 召還京師道出東昌得邸報云吏部擬山東按察  
副使朱君朝用為浙江按察使士論以為宜而不果用明年夏  
上始用吏部請以君為福建按察使士論咸伸曰宜哉

國朝酌古制能藩鎮置都布兩司分蒞兵民又慮其政之墮與其吏之  
刻且貪也置按察一司俾監其中使使正三品其下有副又其下有僉事  
分道提印以督列郡而總于使使得人與否而一方之治忽繁焉其選  
顧不嚴且重哉朱君舉進士為縣有異政起而為御史風裁凜然其在  
山東威惠益著兵民之有冤抑求理者必之朱憲副而後已行部之臣  
有訟難決事難集者亦曰非朱憲副莫能辦其望如此故憲使之選一  
劑再閩若不可以易君者君不足以副該選而有獲于松好若是哉或  
曰福建去京師地險遠其民之苦于吏者多不能自達至然以變朱君  
亦不可不自勉也是又不然君為憲副山東其任偏其責分尚為之綽  
綽有餘也而况今茲之可以專行獨濟無敢撓乎其間者哉吾見君

憚然有聲嶺海間而為閩人之福也弘矣官厚祿擬君異時而大其  
洗寬澤物之地也審矣然此皆不足為君道者憶當

聖天子踐祚君與二三同志數扣闕上言請斥姦彘進忠賢誅左道却  
貢獻朝政一新天下望治而不便者知君之不可以利啖也不久而有  
山東之行名為進之實外之也豈徒外之又從而論之蓋自是紛紜者  
六七年今 國是再定君亦進長外臺而公論翕然如更化之初矣予  
於是不獨慶君之升而亦竊慶夫善類之可以無懼也君便道歸省河  
間太守謝君道顯將合寮案舉餽餼君而走書請予言為之贈予與君  
同里閭辱相好特厚爾將有所藉以贈君而况謝之諉重哉

贈侍御陳君知松江府序

弘治七年夏侍御光山陳君遜之用吏部言進擢知松江府事

命下日有言于傍者曰 國家財賦悉仰東南二畿為府十有三獨蘇  
松常鎮號四大府非才弗畀而松江視三府尤難其縣二析之可為州



其區十數分之可為縣蓋米之輸京師者歲以百萬計而雜征弗與焉其地瀕海列軍戍盜不時發而訟益滋然峯泖環之郡境佳勝其人多秀而文往一出占魁選名一時非藝且達焉之君子則亦莫可與其民者然則求松江之治亦真有所謂不易者哉予曰不然陳君通才且明于經術無施不宜而於松江必有所不難者有所試也君舉進士為邑安東有子諒之政起而入憲臺有淑慎之譽嘗出按順天四府又稽考積弊于應天自其筮仕來二十餘年畿南北地固所謂輕車熟路安行而無虞者矣民情土俗亦有不俟乎索圖經詢故老而後得之者矣夫親民莫如令建事莫如御史君皆優為之若是而况一府哉吾知君所以待其令與奉乎部使者必皆有道以中處焉則財賦可不督而辦訟盜可不戢而弭士民可不諭而孚芳聲茂實可以冠諸郡而上幾于古循良之臣將昉于此矣時有疑君不屑于郡而解之者曰畿內大郡守可目之小方伯予亦以為未然夫王畿千里有事可徑達而

聖澤之下也恒先非一藩方遠外者比在周之際劉子單子班齊晉宋魯列侯之上豈以其地廣狹爵崇卑而為之先後哉雖三代以下沿革不同然所以尊王畿制諸夏之意一也君固知夫畿邦之為貴而無所羨于彼焉者也况崇階峻秩所以俟君子治績之成于異時者又未可量哉予族孫寬嘗尹光山道陳君之賢予心志之既來京師始克識君論其為臺憲之良而及見其有今茲之寵命焉於是松江之仕于朝者自大理卿王公以下相率餞之京兆檢府袁君佩又申其意請予又予素重陳君遂不辭而次第其所聞以為贈

贈營繕所正張君壽七十序

昔

文皇之徙都于北也凡天下材藝之士徵上京師者數十萬計而長洲張氏亦其一焉其剝金為楮號最良用以供殿庭宮闈及乘輿服御之飾每補首四方來者咸以所售配其姓而稱之若今營繕所正君



克仁尤謙牧好禮樂親一時賢士夫之自遠至者多主其家用是君之聲稱益著而春秋七十步履益健不覺其老也所居之東為洹溪樊都尉大振西為南陽李太常士欽皆與君善以君誕辰在歲之季冬望前一日暨諸縉紳繪海屋添籌之圖賦詩為壽而請予序予亦數與君還往知君之復行有可書者故不以辭而書之蓋當成化中輩下之人爭進獻以牟利府庫一空識者憾之而張君處其間獨不預既而今上更化凡以牟利進者悉敗其身家甌之荒裔其財貨歸于內帑其田宅屬之異姓向之赫動人自以為得計者蕩無有也而君歸然中存其世業無恙其所自殖者有加君子謂張君誠智人也不可得也或曰張君非巧者特安其分而已然君淳樸出天性當其人之以豪侈相高也姻送之不貲燕集之非時獨外張君而君未始與之相角客過從者茶話而已半泉勺粟不輕以畀人而獨時少捐以資士之困乏其為人如此夫其慎乎保家而不傲非分之福儉于處已而不恤流輩之嗤是故有服章縫事佔畢者之所不及况羣于市道者哉諸君子為祝其壽考而不能已者殆出于斯乎夫壽五福之首非德無以致非富無以養也君富矣而以儉慎為德其所自奉者又嗜薄而厚廉壽之所積安知不由茲而八十而九十以上企于期頤如詩画之所祝者哉君之先考君彥政始以吳人來居京師至君以中貴人薦為營繕所副受勅命之榮再進所正其晚福殆未艾云

慶處士汪君本忠孺人洪氏壽詩序

汪與洪皆新安碩宗汪祖唐六州總管越國公華洪祖唐河北黜隲使經綸子孫散處郡之列邑甚盛汪之居稠里者至宋而有提刑應元洪之居洪源者至宋而有待制中孚其族益顯提刑之族在近世曰處士本忠君其配洪孺人待制之族也蓋自其少而為室家則和敬相先壯而有子女則慈孝相成老而享田園之樂則壽愷相高一里之間誠莫有尚之者於是順天府判吳君廷璋過予請曰洪孺人生乙卯五月十



三日今壽甲一周矣而本忠君生戊午十一月七日嘗以輸粟賑飢被  
恩例冠帶榮其身有子二人皆克家曰俊傑：：後有子三人某之次  
稚潭則其壻也潭來京師得縉紳詩若干篇將持歸致慶于堂願一言  
申作者之意予於汪洪皆還往甚稔且嘗觀其譜牒而知文獻之所自  
又嘗一至稠里及洪源覽其山川之勝而知其代有賢者顯於朝壽者  
名于鄉每健羨其祖澤之深風氣之厚下鍾于人而不可誣有如此者  
夫尚齒之說通于四代賀壽之義所從始也祝其人而不曰俾爾耆艾  
則曰錫公純嘏賀壽而見于聲詩請之不可已也古今人雖不相及而  
好德之心敬長之禮善：之義豈以世殊而有間哉諸君子之詩於本  
忠暨洪孺人稱其德之懿而期其壽之永風：洋：亦可謂善頌者矣  
而本忠君夫婦伉儷之賢實足以當之而無歉顧其門地之遠且詳則  
諸君子生異方容有不能盡知者予故序其詩而不以贅為嫌將使讀  
者有考焉

贈編修吳君克溫南歸序

翰林編修義興吳君克溫自言其幼失恃鞠於其大母以有今茲而大  
母疾且老不得恒起居因惓然抱病不可以任朝謁請暫去歸其鄉  
詔許之未行而有講幃之命或者私議其不可去也而克溫持甚堅  
閣老以下固留不可遂行靳君克道與克溫同官其家京口又與義興  
皆南甸也且其交厚善不與他等而謂予亦善克溫請一言為贈初克  
溫上秋試予承乏主考是時南甸士幾三千人業尚書者尤號多佳士  
而克溫名在五六人中五六人者以平時論之皆首選也繼而舉進士  
者四人克溫與焉予以是竊自負不失士而與克溫還往久之知其入  
懿哉不獨其文之工而已飭身嗜學恒歎然有進：不自足之心故被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即以病謁告去踰年上京師授編修聲聞日開而  
孰謂其毅然復有茲行哉士得一命即計日取祿以贍其家積階以為  
其身之榮恒恐人之先已也而克溫以美才踐亨途兩以疾去豈非所



重者義而利之輕有不足容其心哉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如劉清江所云者有矣若吾克溫其始之去也以疾得敬身之義今之去也以大母得致孝之義一皆出於至情而無他故其有所請也必遂乃已君子殆以是占其人而得其所存之懿不可及也夫士非有所明于義利則不足以言學蓋理欲之分若黔白淨穢然豈可以弗謹哉士謹乎此則為廉夫為吉士為休之臣

主上賴之而天下國家陰受其利澤矣反是而有所成于功名之場者士之恥也克溫方進侍 講帟與羣彥並遊館閣間其學益邃行益成

世所謂遠且大者可有也其疾旋廖大母無恙翹首

庭闕駕言遠歸以無負  
聖天子養賢優士之寵亦因以見君子敬身致孝之急而他日有所成者果異乎衆人斯吾之所望于克溫也斯克道之所以倦于友朋者也

### 澄江文集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尹公先生既還政退居其里之澄江之上門生子弟相與詮次其文號澄江集為二十有五卷以進士吳君必顯亦門下士方知縣事昇而刻之刻已值考績上京師因取視走請序之以傳走誦之終卷而竊歎曰盛矣哉

皇明啓運百二十年于茲文化大行作者輩出其篇章所存誠足以飭治功而廣道術若尹公先生固其一人焉然非其才識之高師資之美際會之亨則固未有能卓然名世者矣公生有異質而濟之以問學舉會試第一人擢進士高第識敏而才克恒思以身任天下事而不為洪湏之態其得諸天者甚厚泰和前輩若楊文貞公王文端公及梁伯菴陳芳洲諸老先生公及事之或私淑之又以庶吉士得盡閣中秘之藏所與游必一時材傑而視迂左者為不足與也其得諸人者甚博公在景泰天順中為編修即有名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首器遇之既而事



憲宗為侍讀進學士再進侍郎官兩京歷三部遂入內閣贊機務加宮保尚書迨

今上訪落之初而公有所引避獲請矣其得諸上者甚隆蓋公之文始見場屋者已足名一時式後進其侍講進職史館直筆昌言無所顧忌以至於考多士議邦禮司

帝之制命則甄收善類援據古典懾四夷而惠黎元天下之人固有因事考言而惜其未盡者矣然則本之才識博以師資而又值享泰之會卓然得見于用如此刻而傳之使人知天之生材也不偶其篇章所存將與前輩相上下而皇明文化之盛可考見焉吳君之功豈直不負于門牆之舊而已憶當成化丙戌故永新劉文安公眉山萬文康公並主考會試公與令吏部尚書鉅鹿耿公故禮部尚書南昌謝公分閱尚書卷而走獲在選中今三十年矣平尚之陋不足以辱獎拔而公所以期不肖者尤非他士可比顧淪落之餘疾疢之久學益荒見益陋實不

足以知公之文而况敢以不腆之辭冠其首哉南望西江不勝傾注謹序而歸之以少寓起居之敬萬一云爾

贈雲南按察副使謝君序

弘治七年之夏吏部言于

上以監察御史謝君瑩廷獻為雲南按察副使命下之日有為之責

噴曰謝君舉進士為行人為御史嘗督視都城巡鹽兩浙其才局之閑健可詰戎兵佐司計出使湖襄分按畿北其風節之清峻可總憲紀典邦刑矧君以春秋名家且蒞河南道事當考覈之任其文學之美瞻識鑒之精明可秉校閱持官衡一時人才蓋可指數顧乃使之佐外臺于六詔萬里之外雖其位四品其服金緋其食上大夫之祿於君無不慊者公論謂何或對曰不然天下之官當為天下擇人而切焉為便私計者非君子意也君子之行已也見知于人弗喜不見知于人也弗戚如以君為見知于人歟則嘗擬副憲于蜀與山東者再擬丞京府者一無



授弗成也以君為不見知于人歟君嘗忤權貴人下 詔獄衆懼不測而君不以勢誅上章申理卒白其事由此觀之則君子豈以仕之遠近難易而悻然動其中哉雲南去京師最遠險民夷雜居自

國初宿重兵遣世將開府以彈壓之積久而弊滋恃遠而法斲起而圖之使吾人安邊事輯吏治成非有藉于良憲臣弗可於是當路寧較君于近且易者而屈君于遠且難者殆出于為官擇人之意乎君其有以識此矣夫以才局之閑健若君風節之清峻若君文學之美贈識鑒之精明若君功名所升與日俱積則他時內徙而長憲臺用均勞之義入佐

天子公論皦然號知君君烏可得辭若有所挾而得雋以喜有所規而避難以戚皆君之恥也謝氏為吾新安著姓君不門者衣冠詩禮相繼不之中世以來君叔姪昆季起科目占魁選者七八人出講下者亦往往進顯于時而君與予尤號知己方友君以自輔而勢不可留也於是

鄉人在京師者相與餞之予特次其所聞序而贈之

### 贈方君知濟南府序

吾友方君維新以成化戊戌進士授臨海知縣踰六載始 召還為太

僕丞 太僕未六載即用吏部請擢知府濟南凡吾新安人在京師者

喜維新之有茲 命也就道之日宜不可無贈言職方黃君碩夫過以

見屬其語復其意屢若不可以易得然殆非能悉予者予與維新還往

二十年重其人乃斬一語而不為之贈哉維新之為縣也有治績其偉

中梗于權貴人宦轍滯而守弗變其佐羣牧尤殫心力為之嘗畫其可

罷行者十餘事以 聞馬弗耗而民弗疲聲望焯 日益起以有茲今

獲少振焉蓋其滯也不以戚其振也不以喜隨其分之所及行其志求

不失其在我者君子之道也而維新有焉其何所藉于不腆之辭之為

重哉雖然濟南山東首郡轄州四縣二十有六屬吏幾千人戶口數十

萬計非若向之一邑可以目擊坐理也濟南之為域也



親王國焉三司治焉中外重臣受簡命開幕府以控一方吏治民廣學政戎務刑獄繕作一切簿書泉穀之數慶集祠祀之典呼召厨傳之科叢委沓至日不暇給又非若向之考牧一事可以專行獨濟也維新於是亦將惕然有思求所以副茲擢而無歎已乎古人建事貴善推焉大易誨人莫先觸類維新固嘗發其所蘊一驗于治邑再驗于考牧皆有明效非一時傲譽罔功者比然則一郡之治猶一邑之治也百務之理也推之而有憑以類相觸而無所闕則何施之弗宜何處之弗當何官之弗稱其責哉晉司藩臬入佐朝堂其道亦不如此矣或疑維新方少振贈言者遽以是期之非責善之義是又不然古之詩人所以燕享而頌其人者率以福祿為辭非願其貴且富也願其志之得行也予之不敢靳其言若此碩夫以為可乎則請徧告我鄉人而書之以為維新贈焉

慶豐李翁七十壽序

豐本徐鉅邑多舊宗而李氏為稱首李之宗多老且賢者而應祥翁為稱首翁早失怙恃奉繼母以孝聞起家以儉勤至殷碩而好清約讀書秉禮納交一時名士以自益凡古今圖籍墨本必重購之置坐右暇則深衣幅巾焚香淪茗時展一過若尚友然嘗發廩賑飢以

恩授七品階官如命士而遺于雲孫鼎昇俱為庠序生督教甚力由是豐人無少長皆知翁之為賢而春秋則七十矣鼎之上太學也以道遠不獲登堂拜慶乃求諸縉紳詩將持歸為壽而請予為之序夫先民之所以慶其人之壽者非徒以其閱是甲子之多而已始以其有可慶之實焉以今觀之一里之間豈無七十之老然行弗博名弗美則亦何所持而為之慶哉則李翁之平生固不必有殊凡之行卓絕之名而君子與其壽者有可慶之實也夫孝則悖盜不設于身儉以勤則奢僭不形于家交名士則狎佞踈好圖籍則聲色屏推振飢之心則無吝志而所施者博矣本教子之意則無羨習而所植者遠矣夫其羣行若是則膺



親王國焉三司治焉中外重臣受簡命開幕府以控一方吏治民廣學政戎務刑獄繕作一切簿書泉穀之數慶集祠祀之典呼召厨傳之科叢委沓至日不暇給又非若向之考牧一事可以專行獨濟也維新於是亦將惕然有思求所以副茲擢而無歎已乎古人建事貴善推焉大易誨人莫先觸類維新固嘗發其所蘊一驗于治邑再驗于考牧皆有明效非一時傲譽罔功者比然則一郡之治猶一邑之治也百務之理也推之而有憑以類相觸而無所闕則何施之弗宜何處之弗當何官之弗稱其責哉晉司藩臬入佐朝堂其道亦不加此矣或疑維新方少振贈言者遽以是期之非責善之義是又不然古之詩人所以燕享而頌其人者率以福祿為辭非願其貴且富也願其志之得行也予之不敢靳其言若此碩夫以為可乎則請徧告我鄉人而書之以為維新贈焉

慶豐李翁七十壽序

豐本徐鉅邑多舊宗而李氏為稱首李之宗多老且賢者而應祥翁為稱首翁早失怙恃奉繼母以孝聞起家以儉勤至殷碩而好清約讀書秉禮納交一時名士以自益凡古今圖籍墨本必重購之置坐右暇則深衣幅巾焚香淪茗時展一過若尚友然嘗發廩賑飢以

恩授七品階官如命士而遺于雲孫鼎昇俱為庠序生督教甚力由是豐人無少長皆知翁之為賢而春秋則七十矣鼎之上太學也以道遠不獲登堂拜慶乃求諸縉紳詩將持歸為壽而請予為之序夫先民之所以慶其人之壽者非徒以其閱是甲子之多而已始以其有可慶之實焉以今觀之一里之間豈無七十之老然行弗博名弗美則亦何所持而為之慶哉則李翁之平生固不必有殊凡之行卓絕之名而君子與其壽者有可慶之實也夫孝則悖盜不設于身儉以勤則奢僭不形于家交名士則狎佞踈好圖籍則聲色屏推振飢之心則無吝志而所施者博矣本教子之意則無羨習而所植者遠矣夫其羣行若是則膺





原件短缺

P13



古稀之年而享太平之樂于林壑之下比于古康衢擊壤之叟為君子之所頌不亦可乎夫本固則末茂實厚則聲聞理也吾知李翁七十伊始將以漸而進耄耋臻期願因鄉射之行而正大賓之席遇養老之令而膺肉帛之賜使為善者加勸將不止于一家一鄉之稱首而已矧其子孫悉以經術自奮異時有出而登甲科躋顯庸于盛世使人稱曰此豐之李翁子也此豐之李翁孫也翁心益怡體益休名益彰君子之所以頌之者益至殆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而予言特為之張本云爾

### 秋江別意圖詩序

太平黃君汝彞為休寧學司訓九年將上其績于京師縣人胡靜夫汪克成詹存中取休寧之景分十二題為秋江別意圖各賦一詩以餞書來請予為之序予往歲被放南歸得汝彞而與之還往三四年汝彞性高曠殆不可以苟合然獨心善予酷嗜詩凡居閒撫景寫懷酬物一寓于是休寧佳山水縣北松蘿山其勝處不減蘭亭武夷縣西齊雲岩尤徐王之祀則洪武己巳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者以嗣聚歷定暨開至騰霄三世矣騰霄以註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詣關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惟恩之漸必田親及疎况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高皇帝膺天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猶有養新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然則武氏後人宜何如而後可以言報哉謹其泚掃潔其牲豆上體我

高皇帝推恩之盛心而不敢肆又以其暇日訓其子弟服詩書守禁令俾居者無蠶法仕者無數舉享太平之福而優游于衣冠禮樂之區則



雖謂之與 國同休可也騰霄勉之于方官太常兼史事於先朝故實蓋有喜聞而樂道者故序以畀之請于文者何姓而玉名所謂善騰霄者其預錢則自武安侯鄭英而下若干人

送都閫徐弘範南歸詩序

佐制都閫事宜與徐君弘範今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謙齋先生震器也以今歲秋攜其子文煥來省先生于京師適先生受 誥加三世勳銜皆一品先生旋亦被 命進三孤總百官參宥密如故而子孫偕來視膳左右非常之恩不貲之慶歆慕謂說溢于都下殆近所未有也久之弘範請于先生而南凡在詞林各賦詩道其行退走為之序惟先生以醇德正學事三聖四十年更化初入 內閣位元宰明天子端拱受成而先生不自有其功其心休一方集眾正廣四聰以培 主德而惠黎元於家事不一挂意者以弘範為之子也弘

範自少力學聰悟過人亦思有以自見者會先生畀之家政遂不復業舉子嘗屢發廩濟歲侵所全活甚眾 朝廷亦嘉予之以有今茲其在京師每不自安于官下揣其歸以督耕作奉丘壠用紓親之憂遇人則尤退避若晚生恂不敢有其身之貴也若是者雖其質之美致然然出于庭訓之懿者豈常情之可及哉矧茲之來候先生之起居而承警效其得諸觀法益深先生喜弘範之克家而可以畢力于公也其加訓益至夫然則亦何借于淺陋而為是說哉然竊聞之袁閑之省父于官也其往及人不及知柳仲郢至不敢與父之幕客抗禮范純仁本其父志以麥舟濟人志士尚友者宜不可忽也若弘範之所立似矣而文煥之齒日長器日閑如因其所得之一二益克之以濟美而勵其子慰先生于再見豈非贈言者之意哉詞林諸君子日從先生後仰窺先生之心於蔡司徒之清介柳山南之風矩范文正之勲猷必追而與之同者故因弘範之行樂道之俾荆溪之人誦其詩想見一時慈孝之盛企



德承式於風教之益將有大焉豈直以敦世好叙離闕而已

### 樊母賈孺人七十壽序

駙馬都尉樊公之母孺人以今弘治甲寅歲屆七旬清健無恙而季秋念五日維初度之辰凡貴而金貂賢而薦紳以至於姻戚僚寮登堂致慶者彌月其在鄉郡又加厚焉於是鴻臚司賈君錦衣千戶季君謂予之亦善公也以序見屬然予嘗賦詩一篇題其所謂南山圖者為孺人壽矣豈可再乎辭之則又曰詩約而序繁繁所以致其隆也請必無辭惟孺人賈氏系出安陽為故兵馬副指揮樊公之配有子女五人都尉公行二生極雋偉孺人奇之曰是必當大其家者然非學不可遣入學讀書英悟駿發見者策其遠器也會被選尚

英廟廣德長公主驛召孺人至京師入朝 兩宮賞其身有金帛之錫莫其居有第宅之賜褒其德有綸綍之頒 恩禮駢繁觀者嘖之而孺人不以貴怠其勤不以富易其儉所以教都尉公者益力都尉公日從

諸老先生講學課詩執禮益恭其聲望在一時勲戚之右遂被

簡知典禁旅入宿衛侍

講筵受心膺之託蓋天賦人以不凡之資而

以非常之貴畀之豈多見哉顧所以毓成其德器俾迓承 光寵而將

其福則孺人慈訓有不可誣焉者已都尉公奉母極孝又善事其兄訓

育其子姪却紈綺之習而服詩書守禮法長子琦次子璉雖授錦衣秩

千戶皆循 若章縫之士然以是孺人樂之益介壽祺閱日之多至于

四百二十甲子而漸進于期頤之域未艾豈可無慶邪昔有周盛時諸

侯大夫之夫人賢者多美于風而母之壽一見于頌誠以王化必始于

閨門故聖人取而著之經以垂訓來世炳如也若賈孺人以婦行之淑

母儀之尊生我 朝

列聖道化漸被之餘躋高壽而享其子之備養如此辭而祝之於古詩人之遺義不庶幾乎豈直桑梓之私好而已予文素疏鄙拙雖本諸君子之請而繁其辭亦不能出所題南山詩意徒見其贊爾其何足為壽



筵燕喜之重也哉

古林黃氏續譜序

吾鄉巨姓必標其所居之地以自名其不地者不問可知其為下姓也蓋姓必以地則君子有所據而聯姻小人有所依而獲庇然非數百年聚處而有道以維之亦不足以致之也自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實有封建遺意然中原多金革之事故雖大姓如崔盧士著如朱陳者今亦不復知其所在矣江南地險僻非用武之國而吾鄉又多深山長谷風氣聚而不散人習禮義而重遷故巨姓視他郡為盛若古林之黃其一也黃之先曰元集為晉新安太守始家于郡四世孫碧璇居郡之黃墩碧璇十世孫益謙又居休寧西湧其孫文泉則古林之所從出也自元以來吾鄉先達以程朱三大儒皆郡人由是慕聖賢之學不輕于仕而黃氏先人多從之游文泉十四世孫伯固以易名家朱風林學士稱為畏友伯固之從弟君啓從學江明安先生而友東山趙徵君又館于師山鄭公師山亟稱之君啓三

子皆克世其學曰子運從學風林尤以行義稱以祖產讓其弟子中子度而自闢後圃以居學者稱後圃先生東山著春秋屬辭諸書子中與有參訂之力伯固之孫叔宗亦從學風林始手編古林黃氏族譜而汪容峯司直序之則洪武庚戌也當是時江南新脫于兵人不自給而叔宗憫於敬宗收族其志遠矣惜乎益謙以上舊譜失傳叔宗亦莫得而紀之也迨今又百餘年雲仍之來者益蕃於是後圃曾孫世瑞本其父景高之志重輯之世瑞不以其譜為足出而求證于四方得浮梁黃氏所藏黃墩舊譜乃克上推其源得益謙以上三十二世下行其流凡子孫之後出者皆在焉總之為五十四世小傳以詳一族之行附錄以備一家之言由是古林黃氏之譜殆無憾焉請予序予每重世瑞之性行學識嘗往訪于古林見其山之蒼然峙乎其前聽其水之浩然注乎其東則曰此固山川之秀鍾于古林黃氏之先人者也南望之為璜源之吳北望之為會里之程西望之為斗山之程西而南為大畷之汪東望之為嵩山之吳東而南為汉口



之程則又曰此固大家巨姓與古林黃氏相輔而立其師友而通姻婭者  
也然考其先驗其後未始不由于祖宗之積學累行而能致其族之興者  
亦未始不由于子孫之率德繩武而能保其族之長者然則譜牒之修不  
知其本可乎噫今日之祖父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祖父也  
一親踈宗孝敬而謹其丘墓之守奉其詩書之業以不墜門閥之傳則庶  
幾此譜之不為虛器也已古林黃氏可不勉歟

憲副朱公暨孺人王氏階壽圖詩序

階壽圖一而附以詩若干篇出于工部屯田主事祝君萃李君堂之所  
請以為其長員外郎朱君恩而作者蓋朱君之父憲副公今年壽七十  
九母王孺人壽八十俱無恙在堂而員外君遠仕京師故同官者本其  
意而為之以致遙賀也古之人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孝子愛日則  
因其親誕之辰數其壽而為之慶者殆昉于此夫親之壽不可以不慶  
固也而况其賢且貴焉者乎憲副公起進士授監察御史歷山西按察

副使官中外二十年：逾五十即引去其通練之才清慎之操恬退之  
節人至今而道之而王孺人以巨族令女來歸于公其賦性貞淑處家  
儉勤實與公相峙而成相借以老其貴且賢有如此有而又得員外君  
能養志以承其後趾美甲科官六曹以不替其詩禮之傳其賢而有後  
又如此宜諸君子彰其壽而為之圖聲其貴且賢而為之詩也亦豈非  
尚齒好德之心出于同然有不能自己者哉初祝君倡此舉以壽公未  
幾而被薦治水江南不克竣事責成李君子久未之能復也乃今孟冬  
員外君忽受命冊封親藩于荆湖有過家之便蓋向之所圖以致遙  
賀者今遂可以拜膝下矣龍章鳳節照耀里閭山川草木赫有榮觀  
東吳之老者奉觴酌以升少者操几杖而侍企德向風彌月不已吾知  
憲副公夫婦樂其子之能養而心益休體益康雖由是以進于期頤之  
域而為人瑞于一鄉有不難致者矣憲副公誕辰在九月十四日孺人  
誕辰在十二月十二日適與使歸之期相當而鄙作之涉遲鈍亦若有



待焉弗偶也故輒以是先諸君子書之圖額而為員外君申愛日之義云

慶沈母太孺人榮膺 恩壽序

中書舍人沈君冬魁以三載考績 恩受 勅命贈其考隱德府君徵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太孺人惟時太孺人年七十有二以迎養來京師凡仕之在同鄉者咸樂君之有母也將合慶之而以序屬予竊聞之好德錫福箕疇所陳玉璫黃流著于詩雅蓋言福之錫于君畀于天者必安和淑善之人人不可以倖致也太孺人幼失怙恃而鞠于祖母賢明貞惠事祖母以孝聞長歸隱德君克盡敬戒不幸隱德君早世遺孤二人又竭力事其姑生盡養沒盡禮持家訓子以不墜夫君之業人稱其難蓋陸氏阜城鉅家若太孺人之叔父都憲公憲副公與其弟憲使公前後舉進士出入 朝省振華履身家法益備太孺人每導之以勵中書君昆弟曰非力學安得至此中書奉教惟謹遂登高第官近臣

清才妙器表：一時而 君錫之恩天畀之壽於太孺人遂兼得之求諸一鄉豈多見哉是宜賀矣或曰七十之老世豈無之而三載考績 恩命之頒又恒典也予曰不然箕疇之所陳詩雅之所著正謂其有安和淑善之德而後可當盛大之福享耄耋之年爾苟非其人則君子以為倖致雖壽與恩何取焉若太孺人之德美矣被 龍章奎畫之褒膺翟冠霞帔之服清健康裕歸然于堂則傳所稱歸極必嚮之五福而黃流不注于瓦缶者非是之謂歟矧中書君名位益進太孺人 恩壽與俱將由今封以漸躋于高品由七十以馴至于上壽使里閭之觀者歆慕聞者興起福祿榮名與陸氏相高殆不徒光遠有耀而已然則鄉人之慶固昉于此乎予不佞於憲副公叔姪相還往而中書又予所器重者故特序其事以為稱觴者之先驅焉

潞州志序

彭城馬君知潞州之明年求州之圖籍閱之得兩寫本一成于永樂一



續于成化大抵詳于近畧于遠也文俚而不雅事襍而無叙君竊病之  
乃致科貢士五人與學正桐城劉崧俾旁蒐博采于諸史別集中涉路  
事者悉檢錄之手自刪訂為若干卷其繙閱之勞彙次之審蓋窮日夜  
之力而後成也馬君以予素相善亟其副走書京師請序之而梓行焉  
夫圖籍之有資于世也尚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士訓掌之以詔地  
求誦訓掌之以詔觀事而知地俗當其時為人上者多明習天下事而  
德業之隆有以也訓史職廢莫之可徵然方域之圖食貨之書人物之  
記在後世不可少者固周之遺法乎潞據太行履蒲津號天下之脊物  
產不乏而鉅黍之生足以召大飡定古樂前代嘗以署軍府矣我

朝置州領縣六建 宗藩大國一次國十數蓋山西巨郡也豫讓之忠  
鮑永之孝任敖李抱真王彥之勲列炳然在人至以耆德位丞疑佐  
興運若杜敷先生尤他州所未有也夫如是而無圖籍紀之使文獻滅  
裂名郡等于僻陋繫誰之責歟馬君志成而潞之為郡益顯蓋其詞

其事核官于斯者可持循以為政生于斯者可尚友以為學也然不但  
此而已鄰封異縣得而讀之心馬君之心各為其方之圖籍以傳將見  
廟堂之上一史二訓之職以贊吾君於九地利豐耗民風美惡人材  
盛衰皆可按其原委革因之所在謹禮恤民節財養士德業之隆比于  
成周豈非

聖王求治之一助哉馬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暉字廷震以鄉貢士  
家食時嘗編徐州志若干卷筮士知蒲州改中路所至以公勤牧愛聞  
五人者李爾李壕牛良李堂舉于鄉王卿貢于監皆潞產也







程